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兩花香 第七種 自害自 許宣等 計二事

人之所為，天必報之。凡一往一來，皆在因由。在明眼觀之，通是自取。彼昏昧之徒，任意作為，只圖謀利於己，全不代他人設想。殊不知，或報於本身，或報於子孫，斷然不爽。要知徽末，尚有贈答。何況於陷害人之身家乎，閱之凜凜。

王玉成前生必負此偷兒之債，所以今日特地賣婦償還，即其嫂之慧心應變，亦是上天知王心之壞念有意安排。不然，遠人久隔，何獨於此口恰歸耶！

我有老友趙君輔，為人最誠實，從不虛言，他向我說：「揚州有兩件事，原都是圖利於己，不顧他人的。誰知都是自己害了自己，說來好不怕人。」順治四年，有個許宣，隨大兵入粵，授為邑令。他妄欲立功，乃搜鄉間長髮愚民四口，偽稱山賊，申報上司，盡殺之。殺時為正午時。是日，許之家眷赴任，途中遇盜劫，殺男婦，恰是四口，亦是正午時，此果報之巧者。

又崇貞年間，南鄉王玉成與兄同居，兄久客粵，成愛嫂甚美，起心私之。乃詐傳兄死，嫂號哭幾絕，設位成服，未幾，即百計謀合，嫂堅拒不從。成見其事不遂，又起壞念，鬻於遠人，可得厚利，因巧言諷其改嫁，嫂又厲色拒之。適有大賈購美妾，成密令窺其嫂，果絕色也，遂定議三百金，仍給賈人曰：「嫂心欲嫁，而外多嬌飾，且戀母家，不肯遠行。汝暮夜陡猝至，見衣縞素者，便擁之登輿，則事成矣。」計定，歸語其妻。

嫂見成腰纏入室，從壁隙窺之，則白金滿案，密語多時，只聞：「暮夜來娶」四字，成隨避出。嫂知其謀，乃佯笑語成婦，曰：「叔欲嫁我，亦是美事，何不明告？」婦知不能秘，曰：「嫁姆於富商，頗足一生受用。」嫂曰：「叔若早言，尚可飾妝。今吉禮而縞素，事甚不便，幸暫假青衫片時。」因成獨忘「以縞素」之說語其妻，且婦又性拙，遂脫衣相易，並置酒敘別，嫂強醉之，潛往母家。

抵暮，賈人率眾至。見一白衣女人獨坐，蜂擁而去，婦色亦艾，醉極，不能出一語。天明，成始歸，見門戶洞達，二稚子嚶啼索母。始詫失婦，急追至江口，則乘風舟發千帆，雜亂不能得矣。於是寸腸幾裂，不知所出，又念牀頭尚有賣嫂金，可以再娶成家。及開篋視之，則以夜戶不閉，已為穿窬盜去。

方捶胸慟哭。而兄適自客歸，肩囊累累，里巷咸來慶賀，嫂聞之，即趨歸。夫婦相見，悲喜交集。成既失婦，又失其金，二子日日伶仃啼泣，且無顏對兄嫂，慚痛之極，自縊而死，後來倒靠兄撫養二子。

我細聽老友說完，極為歎息。可見天視甚近，豈不畏哉！